

# 汤圆

■莫景春

上旺旺的火。水咕咕地就要开了，红糖融化了，锅里的水黄黄的，散发出甜香的气味。红糖还带些甘蔗的清香，不像白糖那样提炼干净，太甜腻。

大家把袋里的米浆掏到一个箕箩里，七手八脚忙开了：一些人把米团扯成长条一条，一些人则把长条扯成一截一截的，然后放在两手中间，不停地搓捏，一下子便滚出一个个圆溜溜的汤圆，然后轻手轻脚地放进热气腾腾的锅里。煮上几分钟，那白白的汤圆一一浮上来。大家乐呵呵地拿起碗，用勺子一一捞起，加些锅里的糖水，就可以甜滋滋地吃了。

吃着这甜甜的汤圆，记忆却有些苦涩。小时候，曾有多少次，春节期间，我们一年到头盼望的汤圆煮好了，迫不及待地舀起，不顾汤圆还很烫，就狼吞虎咽起来。但我们每个人舀满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圆后，母亲便偷偷地把剩下的汤圆用两个干净的碗盛好，急急忙忙往左邻右居家赶。我们眼巴巴看着母亲远去的背影，口水不断往下咽，也只能强忍着。

最少的时候，她曾经捏过八十六个汤圆。那还是生产队的时候，家里就父母两人挣工分，分到的粮食也不多，孩子多，糊

口都有些勉强。做汤圆的糯米那更是少之又少。但母亲很图吉利，不管怎么样，都要弄上汤圆，于是靠着全年一粒一点节省下来的糯米，磨出两个拳头大小糯米粉。家里的汤圆往住要计算好个数，要不然不够分，我们几个小孩会哭闹。母亲算好家里七口人，每个人十个，一共是七十一个。母亲精心计算，把那两团小小的米团捏成汤圆，慢慢的，好不容易才捏成这些小小的汤圆。如果捏大了就不够数。捏好的汤圆放到锅里一煮，稀稀拉拉地浮在上面。我们迫不及待地舀起来，津津有味地吃。尽管少，但还是感到温馨。吃到一半的时候，母亲突然想起什么，拿出碗，舀上锅里剩下的十六个汤圆，分成两碗，急急忙忙往邻居家赶。

母亲为人和善与邻里相处和睦。一有点什么好吃的东西，只要不是很少，就省出一点往邻居家送。我们后来慢慢理解了善良的母亲。

大家都喜欢吃母亲做的汤圆。母亲做的汤圆很讲究，精心磨好糯米制成，很有粘性，又不腻，柔软可口。汤水用的是一般都用甘蔗熬出来的红糖，甘甜清香。大家乐滋滋地看着雪白的糯米汤圆。在

热气腾腾的锅中慢慢浮出水面，映着个圆鼓鼓的肚皮，随着水的滚动一上一下，还飘着淡淡的香味，让人馋涎欲滴。捞上来，轻轻咬上一口，细腻滑润，被熔化的汤圆顿时溢满嘴巴，甜到心头。更快乐的是很多亲朋好友围坐在一起，谈笑风生，全家人温馨无比。在春节盛上碗汤圆，吃了求个吉兆：一家人和和美，平平安安；特别是出门人在外顺顺利利，归家有期，来年大家继续团团圆圆。母亲说我们团团圆圆了，也该和邻居团圆，送去几颗汤圆，不多给他们小孩乐乐，大家一起团团圆圆，那才是真正的团圆。

现在汤圆可以做很多个了：糯米买了一大袋，捏好的汤圆满满一箩，煮到锅里挤挤挨挨，尽情舀着吃，不用担心汤圆不够分。大人小孩都能快快乐乐地吃个够。母亲也老了，还是颤巍巍地往左邻右居送去一两碗。里面的汤圆也不止十六个了。有时候母亲还热情地邀请他们过来跟我们一起吃，邻居也不时请我们过去分享一些特别的东。邻里之间像是一家人。

这十六个汤圆，圆了家里人，也圆了街坊的邻里，大家融融恰恰地生活着。

# 压岁钱

■若荷

知道“压岁钱”三个字的意思时，我已经六七岁了。刚懂得一角钱的用处和一分钱的份量，会把一块糖的钱攒起来，攒到能买一个演草本时，然后拿着它到书店里去左右顾盼一番。

有一年，母亲领我去她的一位好友家，女主人是我位和蔼的阿姨，因为是新年，阿姨就给我五角钱当压岁钱，母亲好像觉得她也应该给，就每人给了我们几毛钱，算是补的压岁钱，从此这规矩延续了下来。有了压岁钱，我就不向母亲要那几角钱买杂用，而是把压岁钱存起来，细水长流地用来买纸笔。

通常这时除夕已过，初一刚刚来临，窗外阳光明媚，家家门外一派祥和，全家人早早起床，大人小孩换上新装，看着面带微笑的父母，一种美好的预示出现了，这就是马上就有一份压岁钱。汪曾祺曾在《炒米和焦屑》中写过这物件，他说他们家乡称这种吃食叫“炒米糖”，加热加糖后发黏，一块块切成长方形。也有搓成圆球的，叫“欢喜团”。“欢”和“花”的音相近，或许是方言口音的误差。

小时候盼过年，除压岁钱，作为一年到头的奖励，父母还给我们买小人书，买女孩子喜欢的头花，像纱一样的布，染成五颜六色，经过剪裁加工出来的绢花。进了腊月门，集市上卖绢花的到处是。有人把一块布挂在沿集的墙上，再把各种绢花插在布上，就像一张彩色的挂毯，五颜六色，春意盎然，煞是好看。

那年的年集上有年画，纸花，绢花，有年糕，有糖葫芦，有烟花爆竹，唯一没有看见有人卖鲜花，一切鲜活的东西，都用手工艺品替代了。光阴在再，时光如梭，一路成长，不知撒下多少阳光欢笑，而如今的孩子们，尽管收到的压岁钱百元千元，但是与我们的童年相比，似乎不比那时更加欣喜。

早上醒来，在那熟悉的桌角上，一摞厚厚的红包中，新年的祝福依然殷切，毫无二致，倒是多了些虚荣和攀比。

# 春节即景(组诗)

■卢兆盛

## 贴春联

平平展展铺开来  
端端正正贴上去  
上联饱含祝福  
下联饱满希冀  
红红火火是底色  
欢欢喜喜是主题  
看一眼，满眼春色  
读一遍，口舌生香  
吉祥，驻足于每一家门庭  
安康，洋溢在每一条村巷  
乡村，在火红春联的簇拥下  
开门纳福，喜迎新春

## 挂灯笼

红红的灯笼挂起来  
喜庆的气氛浓起来  
圆圆的灯笼挂起来  
远方的亲人回家来  
亮亮的灯笼挂起来  
火红的日子跑着来



# 母亲过年话粮本

■刘卫

一大家老小在兴致勃勃地享受着丰盛的年夜饭，年迈的母亲熟悉索地摸出一堆旧物，其中最为打眼的是已泛黄的粮本。小一辈不知是何物，母亲摩挲着它，讲起了我们姐弟仁和父母这代人所熬过的艰苦岁月，当年凭本购粮物的情景仿佛又在眼前重现。

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由于物质短缺，城镇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凭计划供应。虽然父亲是国家干部，母亲在中学教书，经济上比一般人家稍宽松，但这并不意味这定额上有特殊。我清楚地记得每个大人每月的粮食定额为二十七斤，小孩子的十二斤，隔几年拿着户口本核定后再作调整。那时我和弟弟已是“小大人”，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胃口特别好，家里的口粮定额好像不够用。于是，父亲总是找机会，偷偷地在集市买些高价大米和面粉。后来，母亲又找到一个好出路，与父亲山村老家的亲戚走动起来，让他们不定期地送些自产的新米和杂粮，还有“挤”出来的菜油和花生油，我们再用节省的布票、肥皂票、火柴票等，有时是现金表示感谢。这样一来，我家根本上的定额有些结余，母亲就找门路兑换成“金贵”的全国粮票，还周济熟识家大口阔的邻居。譬如，左邻隔壁的二婶家有六个孩子，其中四个男孩子很能吃，而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刚子和柱子，彼此是好伙伴，有时在我家玩，捱到饭点。母亲懂些小傢伙的意思，也不戳穿，多摆两双筷子，让他们放开肚皮吃。最后弄得这两小子不跟二婶亲，亲热地叫我妈为“干妈”。

呵呵，我竟然把大李明年可能出现的烦恼都提前排除了……

# 追逐春天

■韦秀琴

一场滂沱大雨“噼啪”而下，一扫春日细雨蒙蒙的暧昧。天渐渐放开。睡梦中惊醒的我急忙起床，拉开窗帘，一股清新扑鼻的湿气沁入我的心脾。像是灌了一壶清凉的饮料。张大嘴巴，深深地呼吸几口，顿时一股清凉直气通畅全身，头脑特别清醒。

窗外，几棵娇艳的桃树，被这场突如其来暴雨打得七零八落。粉红的桃花散满一地，像是谁把大地染了一遍。香气也在空中慢慢消散，只有几缕淡淡的清香，若有若无。叽叽喳喳的小鸟忙于捉虫，修补窝去了；原先嘤嘤嗡嗡吵个不停的蜂蝶也因为花儿的飘零慢慢远去。院子里洒落的，春天把热闹的东西都带走了，留下无限孤寂清凉。

我望着远处的山峰，想看春天到底是往哪儿跑去了。远处的山脚，“咕咕”的小金牛在急促地奔跑，划起一阵阵白色的水花。正是农忙时节，春节刚刚过去，俗话说“人勤春来早”，谁都趁着这美好时光把一年的计划盘算好，以免进入秋收时候，该种的没种，别人果实累累，丰收在望。自己却颗粒无收，来年自己便喝西北风。

春天已经躲到了勤劳的人们怀里，随着人们不停忙碌的手悄悄溜进了那可爱的庄稼，还有那已经变得暖暖的泥土。春天要到那里去催促那些还在冬眠的动物，赶紧醒来，享受生命的快乐。春天并没有走远，只是变成一棵棵嫩绿的小草，变成一簇簇茂盛的树叶。

楼下的犁铧在轻轻挪动。它已经沉睡了一个秋冬，浑身锈迹斑斑，仿佛一个苍老的人儿。父亲慢慢把它从悬挂的墙上取下，像是在照顾自己宝贝儿女一样，找出一件破旧的旧衣服，使劲地擦着。这把跟随父亲多年的犁铧，喂饱了我们多少张

嗷嗷待哺的嘴巴。这个时候，它也要跟着父亲急急忙忙地追逐即将逝去的春天。

隔壁的堂弟在收拾衣物，打成结实的包裹。他要赶往广东打工了，由于家乡地处穷乡僻壤，七分石头三分土，单凭那几分薄田，填饱肚子都有些问题，老乡多是跑到邻近的广东打工，以填补家用。家里的农活就全交给父母，任由他们处理。

看到堂弟忙忙碌碌的样子，我想到家乡那小城狭小的火车站人山人海，每个人都拖着大大小小的包。候车室早已排起了长长的队伍，一直拉到室外的空地上，还临时搭起帐篷。每每列车长鸣进站，都引起人群的骚动。人们争先恐后地往前拥，上车就不用说了。车门挤不进的，便顺着身子从窗口爬进去。人踩着人的肩膀。那种艰难让人目不忍睹。

习惯了，堂弟说，那就是农民工，现在正是开工时候，也是他们最忙的时候，因为春节刚过，各地的农民工都回家去了，很多厂都闹工荒。这时候去找工，不但容易找，而且容易找到好工作，就如春天给他们带来的希望一样。于是他们便趁着早春时节，告别父母妻儿，匆匆往广东赶，找到一份好工作，好好干，让家人过得更加幸福。

面对这忙忙碌碌的一切，我突然感觉自己有些过于敏感多情：看到几朵桃花匆匆落地，便忍不住伤感起来。教室里那朗朗的书声，像是春天的召唤，唤醒了我们沉迷在春日的敏感灵魂。学生就是一朵朵在春天开放的花朵。用知识一点一点地浇灌他们，滋养他们的灵魂，健康他们的身体，让他们在秋天时候果实累累。这就是我追逐春天的最好礼物。

于是，我匆匆忙忙赶下楼，拿起课本作业，追赶春天去了。

# 三十晚上的兔子

■霍寿喜

元旦之后，我看出朋友大李比较烦恼——这段时间的两次聚会，向来不喝酒的大李，都喝得醉醺醺的。

到底大李为啥事烦恼呢？这不，春节之前快过年，我主动邀请大李到茶楼喝茶聊天，这才弄明白摆谈中知道了大李的烦恼之源——是为单位“评先”的事。

去年，大李所在单位评上了省级文明单位，而大李这一年正好抽到单位的文明办，具体从事创建工作。大李感觉自己在这过去的一年里工作非常努力，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，但在年度单位先进个人的评选中，他依然名落孙山。要知道，他在这个单位工作二十多年了，上一次评上“先进”，还是十年前的事……

“往年嘛，我工作一般，评不上也就算了，但今年，谁的业绩比我好？”“该也该轮到我了！”“我看到同事都有些不顺眼……”大李一口气吐出许多牢骚，我则耐心地听着，还不时地点头，微笑。

不过，在确定大李发完牢骚后，我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：“还有多少天过年？”大李稍作思考后作答：“还有十来天就要过年了。”

我“噢”了一声后，对大李说：“对你而言，单位这个‘先进’好比三十晚上打了只兔子，有它是过年，没它也是过年。这年月物质生活很丰富，三十晚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有没有兔肉并不妨碍过年。”

大李小声附和了一句：“我还不爱吃兔肉哩。”把我也逗笑了。

笑过之后，我又详细分析：“你供职的是一家事业单位，你本人早就拥有中级职称，因而工资福利待遇基本上不吃亏；从家庭方面，老婆贤慧，孩子争气（去